

德语文学泛指用德语写成的文学,包括德国文学、奥地利文学以及瑞士德语文学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;除此以外的布拉格德语文学数量虽少,成就、影响却不容低估。它们由语言、文化、历史传统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,然而又各具特色,个性鲜明,具有相对的独立性,但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

笔者潜心研究、译介德语文学,也涉猎比较文学,自然会以比较文学学者的眼光,来观察、探究德语文学的特点和特质,久而久之感悟到了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父性品格,即阳刚、理性、沉稳、深邃、博大、长于思辨等等,一如它所依存的日耳曼民族称养育自己的莱茵河为“父亲河 Vater Rhein”,而不像其他民族大多称养育自己的大河为母亲河。我给德语文学的称谓和定性是“思想者的文学”,以此突出德语文学的本质特征,使之一目了然地区别于其他各国的文学,例如扎根现实、长于批判的英国文学,直面人生、浪漫言情 的法国文学,内省忏悔、富于宗教精神的俄罗斯文学,豪放粗犷、奋发进取的美国文学,等等。当然,这只是本翁的一家之言。每个国家的文学都多姿多彩,特征特质岂能一言以蔽之,偏颇在所难免,欢迎读者和同行专家批评指正。

有朋友讲,译翁第一个明确定位德语文学为“思想者文学”,意义重大。我则回答,事实摆在那里,我不过“直呼其名”,做了一件谁都可以做的事罢了,没什么大不了。关键是要说清楚,德语文学凭什么定性为“思想者文学”?

说来话长,简单讲是因为它杰出的作家和作品,大多都对宇宙的奥秘、人生的意义、历史的演进、社会的公正等人类关心的大问题,作严肃、深入的思考和探索,往往给不甚集中、明朗和精彩的情节,注入了深邃的哲理内涵,色调往往偏于沉郁。按照德语文学界自身的评判标准,越是伟大的作家和作品,越是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思辨倾向,例如歌德和他的巨著《浮士德》,托马斯·曼和他的伟大小说《魔山》,赫尔曼·黑塞和他的代表作《玻璃珠游戏》等,都是如此。其中歌德的诗剧《浮士德》,无疑最具典型性,诗人的宇宙观、人生观、社会伦理观都在剧中得到了深刻、充分的展现,还饱含着辩证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,也就是自强不息、舍己救人的浮士德精神。

德语文学历来公认的最伟大作家,从古代的莱辛、歌德、席勒、诺瓦利斯、荷尔德林、海涅、毕希纳,到现代的卡夫卡、里尔克、托马斯·曼、黑塞、布莱希特直至当代的伯尔和格拉斯,无不在作品里就人类关心的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,因此也都当得起思想家的称号。整体而言德语文学堪称思想者的文学。

读者会追问,德语文学又为什么有内涵深邃、长于思辨这个特点呢?这是日耳曼民族即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使然。德意志民族爱好思索也善于思索,具有爱好抽象思维和思辨的习性,所以才在历史上给人类贡献出了特别多的大哲学家、大诗人和大音乐家。

进一步再问,德意志民族为什么有这样的特性?略而言之,大概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:一、先天的人种遗传基因。德意志民族与意大利、法兰西生性活泼、浪漫热情的罗曼民族不同,也与我们脾气随和、乐天知命的中国汉族人不同,先天便



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

《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》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巴西作家若热·亚马多196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,该小说问世后立刻风靡巴西,仅仅12年间便重印了30次,上世纪70年代被搬上银幕后(又译《销魂三人组》)更是家喻户晓,创下巴西电影史上卖座记录,此外,以弗洛尔形象为主题改编的音乐舞蹈节目在巴西狂欢节上常演常新,深受巴西人民的喜爱。80年代中旬,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出版后,更是屡次加印,卖出了15万册。然而,从90年代开始,随着拉美文学出版在中国的 整体衰退,中国研究界对亚马多的关注越来越少,《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》也像蒙尘的珍珠,渐渐被人淡忘。

这部小说情节并不复杂,就像一棵树,女主弗洛尔是树干,所有细枝末节的故事都是围绕这株美丽的树干展开的。从树干两侧岔出的两条主要枝干,就像女主的左膀右臂,权当看作她的两个丈夫。这幅画面的生动性在于“两条枝干”在品相上形成鲜明的反差:作为流浪汉的瓦迪尼奥嗜赌成性,放荡不羁,而女主再醮的特奥多罗博士,富有斯文、循规蹈矩,是个有头有脸的体面人物。照理说,弗洛尔从此应该过上宁静祥和的生活,谁知,死鬼前夫突然还魂,重返枝头,进而使她左右为难,一边享受博士丈夫带来的温和、疼爱 and 尊重,一边渴望放浪的前夫重新点燃她的激情。

这幅香艳离奇的画面似真似幻,若不仔细观察,很容易产生误读,以为作者旨在表达类似于张爱玲《红玫瑰和白玫瑰》“每一个男人全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”的主题,即女人拥有两个迥然不同又互为补充的丈夫才会感到完全满足。当然,这种解读无可非议,然而若是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,无疑会落入俗套,是一种精神营养的浪费,尤其低估了亚马多的思想深度和文学才华。

作为巴西本土作家,真正使亚马多在 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,除了深受巴西国内外读者喜爱之外,主要在于他对巴西民族的写实主义描写,对巴西民俗的理解以及对巴西混血文化的发掘,因此,有必要从社会学、人类学或广义的文化研究角度来解读其作品深层次的主题思想。

实际上,作者塑造两个在社会地位、性格品性上天差地远的丈夫形象,并非出于浪漫主义倾向只是为了满足婚姻中人隐秘的、完美主义的心理需求和情结,而是让“小人物”身上被遮蔽的真善



歌德

具有沉静、稳重、坚毅以及处事认真、严谨,思考问题穷根究底的气质、特性。这最后一点,便是德国人至今仍引以为自豪的所谓Gründlichkeit(认真、彻底、一丝不苟精神)。二、后天所处的人文、地理、社会环境,以及民族和国家的形成、发展的历史等等外在因素,对其爱好思辨的性格的养成,同样有重要影响。具体讲,在人类文明史上日耳曼民族是个后来者,长期落后于意大利、尼德兰、西班牙、不列颠、法兰西诸民族,近代更饱受漫长的封建统治和长期战乱、分裂之苦,想改变现状的



歌德时代的德国思想界文艺界群星

德语文学也好看！

□杨武能

努力又一次次遭受挫折和失败,于是在缺少阳光的天空下和索然寡味的生活中,人们便逃向内心,苦思冥想,以寻求对宇宙、人生、社会的种种疑问的解答,进一步强化了沉静内向、爱好思辨的集体性格。由这样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孕育和产生的德语文学,自然便常常会充满对宇宙、人生、历史、社会问题严肃、深入的思考,成为内涵深沉、博大的“思想者的文学”。

富于哲理长于思辨,是德语文学的一大优点,同时又是它显著的缺点,以至德语文学的许多名作,例如《威廉·迈斯特的漫游时代》《魔山》《没有性格的人》等,读起来沉



《浮士德》第二部《实验室》插图

闷、艰涩,在我们读书界就背上“不好看”恶名,进而被出版界“不看好”。“不好看”加上“不看好”,一直是译翁这样的研究译介德语文学者的心头之痛。

什么叫“好看”?一是作品本身富于审美愉悦价值,二是符合阅读者的审美传统和欣赏习



《罗蕾莱》插图

与我们的阴阳太极之说共鸣、呼应。还有海涅的政治时事诗,竟把批判讽刺、嬉笑怒骂写得轻松俏皮,令人莞尔、解颐,读起来不啻为一种享受;而他根据民歌写成的一首短诗《罗蕾莱》,竟把莱茵河中一堆原本不起眼的礁石唱红了,使它成了全世界的人趋之若鹜的旅游胜地。

生与死之间,爱是桥梁

——关于《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》几点思考 □黄向辉

亚马多的一生历尽沧桑,足迹遍及巴西,熟悉人民的喜怒哀乐及其生活状况,所以能真实而准确地描绘出巴西社会的各个层面。关于巴西人的善良和热情,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《巴西:未来之国》里的赞美之词可以作为一种旁证:“巴西人善良高尚,天真与热情。不同阶级的人们真诚坦荡、礼貌相待——像最早到达巴西的探险者一样,我们询问的每一个人都 在重复相同的答案:他们非常善良。”

另外,谈到巴西的民族性,无论如何绕不开巴西的狂欢节。对于巴西人民来说,狂欢节是大众的节日,与茨威格在《巴西:未来之国》中的观察十分吻合:“阶级的界限消失了,互惠的激情渐渐高涨,喧嚣已经近乎疯狂。”狂欢节使得这片土地散发着热烈的气息,人们尽情地纵酒狂欢,尽情地冲破世俗成规的界限。

根据巴赫金的“狂欢化”诗学理论,所谓的狂欢化,就是狂欢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换为文学的语言。亚马多所做的,只是成功地将巴西的狂欢精神——平等、热情、欢乐和民俗传统等因素杂糅起来,以生动的语言塑造出混血的、饱满的人物形象。亚马多也因此被誉为巴西狂欢精神的终极书写者。

最终再回到小说《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》,对于弗洛尔来说,“一文不名”流浪汉的猝死,并没有像周遭的人所认为的那样“就像是一个奴隶获得了解放证书”,而是日日相思夜未眠,即便后来嫁给高贵善良的博士丈夫,她对前夫依然是苦苦盼着能相见。这又是什么呢?

想必在实用主义者眼中,弗洛尔真是 个傻女人,只是他们不明白,也不愿意相信,这就是爱情,比金钱更宝贵。弗洛尔怀念那无与伦比的活泼的生命力,瓦迪尼奥那男性的狂热曾让她饱尝夫妻生活的乐趣与甜美,“失去了瓦迪尼奥的风趣、欢乐和疯狂的陪伴,生活便全然失去了意义。”结果呢,思之,思之,鬼神来之,死鬼丈夫前来与她会面。

再说Novelle(中、短篇小说),这种以戏剧性和传奇性为特点的体裁样式,堪称德语文学的奇葩。经过从歌德开始的一代代作家的创造和磨砺,更变得千姿百态、美不胜收,一些名篇,如歌德的哲理Novelle,霍夫曼的童话故事《胡桃夹子》《侏儒查赫斯》,凯勒的幽默讽刺小说《事在人为》《三个正直的制梳匠》,施笃姆的诗意小说《茵梦湖》《燕语》,康拉德·迈耶尔的历史小说《护身符》《圣者》,海泽的意大利风情小说《罾妹子》《特雷庇姑娘》《安德雷亚·德尔莱》,斯特凡·茨威格的《象棋的故事》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等,都精彩绝伦,足以让你一读再读,爱不释手。

不能不讲常常被忽视的民间文学。丰富多彩的德语民间文学,堪称德语文学之根。享誉世界的格林童话,只是德语民间文学最杰出的代表。它好不好看,无须我说,译翁翻译的《格林童话全集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全译本,1993年在译林出版社首版以来再版、重印数十次,畅销不衰,足以证明它多么好看。2015年开始,重庆图书馆每年举行“格林童话之夜”,一票难求,盛况空前,也证明它非常受欢迎。

既然如此,德语文学“不好看”的名声,又是 怎么来的呢?

我认为主要因为长篇小说。德语长篇小说,特别是《威廉·迈斯特的漫游时代》《艾非·布里斯特》《绿衣亨利》《没有个性的人》《布登勃洛克一家》等大部头,大多富含哲理,议论冗杂,读起来确实会让人感觉沉闷、枯燥、乏味。但是德语长篇小说数量巨大,并非全部如此,也有不少读起来引人入胜的佳作。不说脍炙人口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《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》《悉达多》等作品,因为它们名为长篇,实际篇幅很小,又感情充沛,故事感人,不是典型的德语长篇小说。

只讲大部头的德语长篇名著,先说一位我国知者寥寥、影响不大的高产德国长篇小说作家,他叫凯勒曼(Bernhardt Kellermann)。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他的Tunnel(《隧道》),非常喜欢,所以很想把它翻译出来。它迷住我的有三点:情节跌宕起伏,惊悚刺激;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,批判;有爱情,还有点科幻。我想译出来应该受欢迎好看,好卖。凯勒曼还有一部长篇《毛里求斯案件》,读后也不错。

可是遗憾,这两部长篇在国内顶尖的出版社推出后反响寥寥,所以上世纪80年代我再想译《隧道》,出版社就不同意了。译翁百思不得其解,中国读者为什么对《隧道》反响寥寥?现在想来,多半还是“德语文学不好看”这个成见作怪吧。

人、当地土著、非洲黑人构成的,来自欧洲、非洲和美洲的三种文化不断融合、不断同化,经受着混合与铸炼。

所谓巴西土生宗教和坎东布雷,前者是土著人的宗教,后者是黑人从非洲带到巴西的宗教。土

著人是如何理解“生者与死者”的关系?对此,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·斯特劳 斯在《忧郁的热带》中给出了确凿的答案。据列维·斯特劳斯的考证,在土著民俗中,死者回到生者身边,都是在特定的时间之内。死者的回来是受敬重的,因为透过他们的影响,四季才如期循环,农作物和妇女才能生育丰收。生者与死者的短暂会面都以关心生者的利益为原则与目标。

由此不难理解小说中死者为什么要回到弗洛尔身边,理由很简单,弗洛尔与文明、富裕的博士丈夫日复一日单调的婚姻生活,使她感到厌倦,失去了生命的活力,死者像是体察到她的苦衷,便偷偷回到她的身边。

回来是为了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,也是为了让爱失而复得。亚马多54岁时完成这部小说,人过五十知天命,原始生命力日渐衰退,荷尔蒙愈发枯竭,隐约可见死亡的阴影。亚马多将死者还魂的“魔幻”揉进无奈的人生现实,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眷恋,对爱情的颂赞,明知是一种虚妄,仍然执拗地让逝去的爱死而复生。虽然闪烁着生命之光的欢愉和力量像滚滚的暗流绕过现实的险滩,宿命般消逝在遥远的天际,却给读者留下一抹甜蜜的滋味,也许短暂,夹杂 着一种淡淡的哀伤,但甜蜜不容抹杀。这是顽强生命力与衰老和死亡的搏斗,是不老的思念发出的尖利呐喊,或许正是作者内心最真实的图景。

苏格拉底说得没错,好人无论生前死后都不吃亏,我们仿佛看见已在彼岸的亚马多正隔着时空,一边扮着鬼脸,一边朝我们呼唤:“我还会回来的,只要生与死之间有一座爱的桥梁。”

